



白雪的痕迹

◎王玮

他去了冬天
他去了四季
他去了几十载
你,还在原地。

进来一个人
头上有白雪的痕迹
你惊异于他的变迁
他却像旅途归来般放下行李
张开双臂

三十年前共白首的承诺
我从未曾忘记
三十年后我变卖了所有的
岁月

交换出一年的时间
穿越到我们分离的那一天
外面没有下雪
我去了冬天
我去了四季
我去了几十载
你,还在原地。

三十年后的我
你是否还依然欢喜
我大约只有365个日子和你在一起
至少
我完成了当年那个承诺
外面没有下雪
我来只为爱你

想起绍兴

◎毛文文

我经常回忆往事
想起那年去绍兴采风时的风
渲染着秋天里的寂寥和虫鸣
乌篷船贴着小石桥
双桨划开众人的眼光
把粉墙黛瓦和青石小径
摇碎在江南的水墨里

孔乙己还站在酒店门口
定是因为天下有不散的筵席
他用眼神劝我带走了
花雕 茄香豆 香糕 柯桥
臭干

甚至会稽山下
流水之上兰亭的觞

而我带不走的
是沈园石壁上陆游和唐婉
镌刻在旧时光里的爱情
东风恶,锦书难托
这首诗是怎么生长的
让人揣摩、让人叹息
是否错过了那年花开的季节



碧野之上
◎芸希

忽有故人心上过

◎钱泽麟

对于历史,人生只是一瞬,而对于我们入伍六十周年的老兵来说,却是生命的一条长河。虽说我和小人物的回忆不是一部丰厚的百科全书,也不充满睿智捷思,但当时间之网滤过斑斓的五彩,积淀下来的便是收获,便是那萦绕在心,如云雾般挥之不去、感慨万千的旧事回忆。

忽有故人心上过,回首山河已是秋。人的一生会遇到几个人,有的惊艳了时光,有的温暖了岁月。20世纪60年代初,在党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指引下,南京军区炮九师1963年8月28日南通籍兵,是一批积极响应我军首次在大中院校招收文化兵的先行者。从此,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高素质文化强军的先河。60年来,这批文化兵彰显着特有的素养与气质,无论在部队服役期间,还是转业退伍到地方工作,都是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尖兵。

孙陈达是100多名南通老兵的领军人。在无锡军营里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孙陈达,因为他是新兵连唯一的党员,年龄最大,23岁,我最小,16岁,身高差不多,站队出操两人并立,所以互相熟悉。在部队我俩来往不多,他后来分到通信连,而我去了南京炮兵体工队。孙陈达退伍回通后不久当了虹桥小学校长、虹桥街道关工委常务副主任、市老年大学综合系主任等。又创立了“孙爷爷谈心室”,并精心研究陶行知,颇有成就,多次受到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会见和赞扬。仅我知道的就有叶圣陶、楚图南、李德生、程思远、李岚清、迟浩田、李长春、李源潮、顾秀莲、刘峰岩等十多位。

自2001年退休以来,孙陈达一直从事社会公益活动。有关我们老战友的,他就先后组织了2010年入伍47周年活动;2013年4月26日,率队回炮九师参观访问,隆重庆祝入伍50周年。为组织今年的60周年纪念活动,已经83岁高龄的孙陈达多次召集筹备小组成

员开会,研究活动方案。据说已有30多人报名参加。预祝庆祝纪念活动圆满举办。

潘学文是炮兵乒乓球队德艺双馨的运动员。潘学文是我市少体校乒乓球队的队友,也是唐闸人。潘学文比我大一岁,我们曾经在市少体校训练,后来他调到江苏省队集训。因为1963年炮兵部队拟成立体工队,招收乒乓球运动员,我俩一起参军,一起到炮兵体工队乒乓球队训练比赛。当时队里最好的运动员叫康乃兆,他左推右攻打法,擅长重板扣杀,曾经取得全军比赛第三名的好成绩。潘学文刻苦训练两双边攻,且技术全面,基本功扎实,很快成了队里第一主力。他对我的帮助很大,指导我训练比赛,使我球艺大有提高,比赛经验也丰富了不少。两人共同努力拼搏,为我队在南京军区夺得团体赛亚军立下汗马功劳。

潘学文为人真诚、朴实,与善良的人相处,自己也会受到影响。不图好到什么程度,至少不会坏到什么地步。我们来往较多,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在原市队球友中聚会。

赵大有连长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启明星。关于赵大有连长,我已经在拙文《山那边是什么》一文中描述过。想起从炮兵体工队刚下连队不久,赵大有叫我改当瞄准手。我知道瞄准手是炮兵的灵魂,一般都是由副班长担任,于是我说还是让我担任高低机手或方向机手吧,我计算不行。赵大有说有哪样本领你是不学就会的?你就是根木头搁在城门口三年也会开口说话呀!仅一年多就使我成为特等炮手、一级技术能手、五好战士。后来不久,无锡轻工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师生来我部参观访问,团部竟然安排我介绍喀秋莎火箭炮的性能和战史。我想木头真可能“说话”呢!

“文革”开始了。那个星期天,赵大有带我爬营房旁边的青龙山,问我山那边是什么?我回答说家乡

狼山那边是长江,青龙山那边是太湖。赵大有说他的家乡山那边还是山,山连着山。还告诉我,山那边是什么,没有标准统一答案,要看你登的那个山头,看到了“什么”,才是什么。到了山顶言归正传,赵大有说让我去无锡军管会宣传队。我欲言又止。我在炮兵体工队一年多,既没有入党,又未提干,我现在的班长、副班长都是与我一起入伍的南通兵。赵大有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:“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,要有大的格局。树挪死,人挪活,多看书、多实践、多见识,有了经历、阅历,就会有知识、有学历,就会有应该属于你的什么。”赵大有说话比较含蓄,当时我还不大领会。后来去军管会宣传队,除了拉琴伴奏外,主要任务是创作文艺节目,竟然为我今后吃文字饭打下初步写作基础。再细细品味:走近崇山峻岭,也许从巍峨中领略到强悍和凝重;欣赏江河湖泊,自会在澎湃中感悟到气度和深厚。赵大有连长就是为我人生道路领航的启明星、引路人!

为了纪念南通籍老兵入伍六十周年,以孙陈达为首,成立了许永泉、杜泉生、周桐、施万成、贾徵、陈德新、王强和我等人的筹备组。军营五年老战友中,据我所知,职位最高的大概是副师政委张志康;最有成就的也许是研究陶行知颇有建树的孙陈达;最成功的企业家恐怕是董事长许永泉……蔡如妙的书法:“太湖水青龙山熔炉生涯永难忘长江边濠河旁战友情深铭心间”写得龙飞凤舞;王强的快板书《感恩部队》:“我们今天都已七八十岁,还有缘分来聚会,感念战友情的珍贵,一起把那激情岁月来回味”说得风生水起!与我一起在炮兵体工队的余自良是游泳运动健将,可惜英年早逝。先走一步的已有好几位了。

不知这次老战友聚会,能有多少故人来?我最怀念的还是我们连长赵大有!你的家乡山连着山,有没有尽头?您在山的哪边呢?

芬芳一叶
◎芸希